

愛史

〔英〕卡本忒著

郭昭熙譯

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世界婚姻文化叢書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〔英〕卡本忒著 郭昭熙譯

愛史

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原名《爱的成年》，卡本忒著，郭昭熙译。据上海开明书店 1929 年版影印。

爱 史

(影印本 1990 年 5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ISBN7-5321-0524-5/C·12

定价：2.30 元

陳序

這稿我已代保藏了七八年。原本按期譯來，登在我們幾個人辦的週刊婦女評論上。登完之後，就放在我處。說要請蔡慕暉女士覆校一遍，交給一個適當的書舖印行，但終於兩事都未能實行。直到郭先生這次再來上海，蔡慕暉女士又正在上海，他纔取去自己校改一遍，又托蔡女士對校一遍，由大江印行。從此郭先生這部勤謹的工作，總算告一段落，而我也總算已經將稿托給讀者諸位，不必再負代藏的責任了。

這書，我以為，是好的。我會儘力讀種種關於兩性問題及婦女問題的書，現在大半都已忘却。但這一本書，和還有一二本書却在例外。例外之中有一本是婦女與社會主義，中國也已有譯本。但那是現實的，科學的，戰鬥的，不

如這書的富於情趣，於初注意此項問題的，初看或太沉悶。富於情味而又思想不陳腐者，則要推這書爲第一。

這書，在這譯稿按期登出之前，中國已經有過一種譯稿，由北京晨報館印行。那稿係據日本堺利彥節譯本譯出，既不完全，也對於堺譯不全相符。這稿自然在它之上。而且也曾於中國對於愛的瞭解上有過相當的助力。唯不知這次印行的效果如何。

愛將終於成年，

我想是無疑的定則；不過能有助力，則更可以少所阻礙地遂其成長罷了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

陳望道，於上海。

目次



陳序·····	I
第一章 性的欲望·····	一
第二章 未成熟的男子·····	二三
第三章 奴隸的女子·····	三三
第四章 自由的女子·····	五一
第五章 過去的結婚·····	六九
第六章 將來的結婚·····	八七
第七章 中性·····	一〇七
第八章 自由的社會·····	一二七

第一章 性的欲望

兩性問題是很難討論的。人們對此，確有怕敢出口的神情，又有特意裝作的風習。因此所謂『性欲』，只在緘默裏，佔據了人心底大部分；關於這問題的言詞既極少，又多不適宜，每有討論，便要引起誤解。片言隻句裏，也會產出無端的揣摩臆測；承認有有限的自由，也會解釋作鼓勵無執守的放縱；文字底賓主輕重，每每被人顛倒着看。

世間對於這個問題，委實含有許多的靈物崇拜的意味。但是我們若能認清『性』在宇宙萬物中，占着如何重要的位置，自原始時代以來，『性』對於人間個人的衝動，乃至對於宗教的情操和儀式結着如何深密的關係，也就不致詫異這態度的由來了。

在我們需要中，性欲確是次於飢餓的一個最原始最強烈的要求。而在現代文明社會中，却彷彿比飢餓更深入人心。因為人類飢餓的需要，在現代社會，已得相當的滿足，而這性欲却被法律與習慣堅強地抑制着，因此便更牽惹着人心了。

認識性欲底地位，而加以討論，駕馭，並闡明牠對於個人和社會的意義，對於一切的男女都是一件最緊要的事。

兩性中，差不多沒有性欲——從未戀愛，也無強烈的情欲——的人或者也是有的；但總是稀罕的事。事實上，性欲是一個普遍的經驗；而且可以說是一種一切成年人們都應該經過的經驗。縱或有例外，但，如上所說，這本能總是普遍的，深入的東西；所以爲要瞭解人生——自己底，他人底和人類底——底意義，並促進自己底能力起見，這種經驗，在原則上，是必需的。

這種經驗底必需，我以爲在將來的社會生活中，必被認識；那時像現在一大

部分婦女所經驗的這強迫獨身（自願的獨身或者沒有污點）必將和賈淫一樣，看作可以嗟歎的謬誤。其實，賈淫也未嘗不是強制獨身底半面現象，或是必有的陪襯。

『自然』（這『自然』指無意識或幾乎無意識的本能和勢力）原是很擔心的，從不忽視這兩性關係。伊所以如此，在或一意義上，無非爲了伊自己的使命——就是與人間個體沒關係的種族的使命。但伊却常不注意或調和這發達了的，更有意識更有理智的意象，挾着一種強烈的勢力而行動。感着性欲的青年，每會忽然地遇着偉大的勢力——這力雖然偉大，其實只是他本性底潛意識的勢力。當戀愛時，他會覺着一種靈妙的衝動，因爲他覺得一身已和宇宙底元氣精力，及創造未來的種族，充溢廣大的空間及數千年的時間的力同化。他看見自己生命底深奧，又會在那光景之前呈現了一種畏懼的震動。他覺得關係自己的事，同樣也覺得是關係那會觸動他底『性欲』的對方底事。兩戀人底凝視常深入內心，

而且滲透了未來歲月，醒悟了無數的與生以俱來的幻夢。

當他任自己往下去的瞬間，像滾入急流似的，在沒限制的勢力底下任意欣喜着，且又沉醉于動作的歡悅，而忘懷他所要去的處所；然而一轉眼，他又覺得已到了不可能的地位——就是他個人底道德觀念，及成爲法律，慣習的社會道德觀念，所不許的。這時他恐怕就會覺得，要滿足他底衝動，將會與他戀人底幸福衝突。他底情欲突動時，像有一種惡魔。就是他或他同類的人們所創造的，他不得不統治彼或被彼所統治；因而生了一種兇猛的衝突，這就是天賦的下意識的本性和晚近發達的道德觀念的衝突。

『性』底光榮是普及洋溢於森羅萬物之中的。花蕊爲着產育底狂喜，而向太陽閃爍。動物在性欲下，鼻孔張開，而且形體現有一種又驕傲又兇猛的美麗。就是人物，戀愛時也就變化氣質，能在山岳和天空底光彩裏，懂得了從來不知的自然的妙諦——然而，很奇怪的，人類此時却會發見，『自然』底妖捧已被毀

減了，懷疑，衝突和分裂等現象已佔了先前很流行的無意識的和諧之處。

這理由，並不難尋求。我們上面已比較過人類底性的需要和飢餓的需要，却脫漏了一個重要的差別。這差別就是，食物（飢餓底對象）自己沒有主張什麼道義的權利（註），可以被他物任意佔據；而性的對象，却是人類，不許爲了偏私的利益而使用，除非違背了平等律。人們如認識他人和自己平等時，他底性的需要，便會碰着了驚人的問題。他底需要縱然並不比從前會減少——也許更大——然而在他覺得還有比性欲更爲重要的事的時候，這需要便受了很重的打擊了。

註——雖然動物的食物不是這樣。

我記得，海尼（Heine）曾在什麼地方說過，失戀了的人，覺得自己彷彿是一位神。性愛的大潮流，一經淤塞，與生命底別一部分相衝突時，那性的及道德的全部人性，便在可怕的壓迫下，被意識了，且將在苦痛中開展了神似的性格。

那就是所謂創造不滅的靈魂的技術家——由本然的戀愛進化至更完全的戀愛的人們——底工作。喬爾達諾·勃魯諾 (Giordano Bruno) 說，『一切戀人間必有奧林比亞的冶鐵匠在。』

這里使我們覺得很有趣的，就是性欲本能與道德的社會的本能底衝突乃至分歧的問題。我想，倘若能夠正當地處理這性欲，不流於迷信拘謹，也不流於淫猥放縱，那麼，所謂性欲底滿足或沒滿足都是很美善而可喜的。彼等都有相當的效果，人們可以由此收獲酬償，我們可以否認人類氣質時常繼續變化這事實麼？淫慾和戀愛實有一種微妙的變化作用。肉欲的本能和精神上兩性結合的要求，原是一個東西，不過表現出來的形式不同罷了。彼等確有甚深的關係。我們都知道，如果肉欲太無限制，高尚的愛力就自然會消滅；但太限制了肉欲，身體也會充塞了情緒的激浪，因而釀成不安和危險的。不過這情緒，有時或可因為被壓迫之故，結成微妙深澈的精神戀愛。

瑪珂斯·奧理斯 (Marcus Aurelius) 引路力他斯 (Heracitus) 底話說，土地消滅了變成水(液體)；水消滅了變成空氣(蒸氣)；空氣消滅了變成火(燃燒)。同樣地，人體中底肉欲的，情緒的和精神的原質，也可以說其中一物消滅了，竟會變形，成爲別的一種罷。

我并不是說，爲要達到精神的恆久的範疇，應該把戀愛底下級的肉體的表现除去——因爲生物是緩緩進化的，不能全用這高級而費氣力的方法。我祇想說明，這性欲有種種的變形。犧牲了低級的方面，或者竟是達到了高級的恆久的方面的唯一的條件。而且『遏制』(有時必須如此)一定是有酬報的。

人們如果能夠知道戀愛底本質是何等的尊貴，何等的難以消滅，大抵不會再想以彼爲犧牲的了。他確配稱爲生命底主宰者。如果他能容受身體上的需要，而且知道怎樣變化彼等使成爲稀罕芬芳的情緒的花。

這事如不取賢明的同情的態度，教給兒童青年，他們底心緒行爲必然要生了

異常的混亂。這種人生職分上最神聖最深刻最重要的知識，單讓兒童在路旁撿拾，受那無知和不德之人的口頭教育，那是最謬誤的，而且顯見的是出於我們思想底不潔和不誠。然而，兒童一到成年，張開情緒和性的本能，他是能夠領悟而且重視性的意義的（現在的狀態已比他底平凡的父母或保護人更進一步）。

倘若同情地指導他，不要擾亂他羞惡的意念——這意念是很自然很有價值的，是幼時的保護物——他是能夠吸收所指導的知識的。我們教兒童，先告訴他，肉體上與母親之關係，兒子在母體中的時期，母子之間自有一種神聖深遠的恩愛；然後再說明父親的關係，父親母親互相戀愛，是生產兒子的原因：這些都很容易很自然的——至少是那麼適合他們幼稚的心理的——祇能激發他們感激和驚嘆的心情，決不會使他們惶恐，或生不適當的概念。往後年歲漸長，性的需要漸次發達，我們該再詳細地告訴他們，指導他們適當地注意地對待這性的本性；說明縱欲底意義和倖底害處——倘若發見了這惡習。我們又應該說明，和

他人發生關係的時候，『自制』(Self-control)和鎮靜情感是很緊要的，而且又當使他們知道，肉欲多少可以變作高尚的情緒(這與過度禁欲不同)，以及有很大的效果。以上所說的事，都是青年的男女很容易知道很能夠尊重的，而且又有無限的價值，能夠使他們擺脫掉在不潔的溝裏掙扎的苦痛，以免喪失可貴的生命力(Life-Strength)。最後，等那道德的習性成熟了，再教以純潔的男女關係底高尚尊貴，這不是要把情欲撲滅，這僅是想獲得情欲底神髓，彼是爲他人幸福而犧牲的(戀愛上的道德進化，減少本性。)直至最後，那不顧他人，單想由他人身上攫取一種不快的快(Ungläd Pleasure)，或沒有戀愛便委身於人，便都成爲不可能的事了。

所以戀人之間，應該有一種很堅實的節制——因爲彼能夠使暫時的(容易冷淡和墜足)滿足和快樂變成永久的，幾乎至于無始無終的境地。用意志底力量，把性欲變成情緒和精神的純愛，是何等動人，何等的像美酒一樣，使人狂醉

呢！由肉欲而耗廢精力又是何等損失呢！所以戀人之間，是沒有比劣情的戀愛更可怕的；那就是婚姻碰着彼便要破裂的岩石。

肉欲的幻覺，與兒童一見了美麗的花，便採取彼，轉眼又毀滅了彼底芬香和形狀一樣。能夠退步的人，纔能得着光榮。當不得不捨去的時候，能夠捨去的，纔是真能保留的人。

然而我們不能說肉欲底本質是不潔的，肉欲原是很微妙可愛的。想否認這肉欲，排去這肉欲，無論個人與團體，實行既久，都是徒傷害人性的——因為阻礙了生存的物質的供給，或至招來了反動的放縱，殘害了自己。我們不要忘記，物質的基礎在全生命中，是第一重要的。設若沒有彼，就沒有滋補和養料，高尚的能力便不能存在了，就是存在，也不能表現出來。專靠知識道德的接近，所生的友誼，很少能夠深固永久。無論什麼形式，如果沒有生理方面的基礎，那相知的友誼，就像無根的植物，是不得不就消滅的。有許多地方

(特別是婦女的)若不先感動了性的情感——雖很微渺——本性恐不能實在發露出來。所以我們又該記憶：爲要兩人完全親密起見，彼此的身體隨境遇的自然，應該自由。肉體的親密雖不是他們接近的目的，然而一拒絕了彼，就不能發生安定信賴的意念，因而彼此的關係也就遊移不安，以及不滿足。

由這見解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所謂禁欲主義和縱慾主義，實在是一件東西底兩面。放縱的快樂(Pleasure-Indulgence)底趨勢既是這樣沒節制，所以『本能』自己必須趕向於禁欲，否則我們就要被認爲日神似的急躁行徑了。禁欲主義原是(如字義所表示)一種習練的工夫，不能當作一種目的；若把彼當作目的，就與極端的縱慾同一謬誤。若常以戀人底幸福安樂，爲心中重要的意念，那麼，我們自有克己節制的機會，那虛偽的禁欲主義也就用不着了。所以這兩種不完全的人性底葛藤，總有融合在完全的戀愛裏的時候。但，當現在未嘗融合的時候，這葛藤乃是我們經驗中最有意義的事；無論怎樣，我們不能作爲不知地逃避彼，